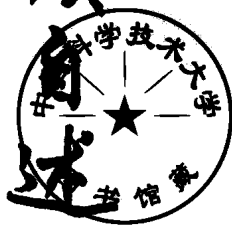


忠王李秀成自述投補本



广西僮族自治区通志館編

志王李秀成



校補本

广西僮族自治区人民出版社

忠王李秀成自述校补本
广西僮族自治区通誌館編

★
广西僮族自治区人民出版社出版(南宁市园門路)

广西僮族自治区书刊出版业营业許可証第一号

广西僮族自治区新华书店发行

广西僮族自治区民族印刷厂印刷

★
开本: 787×1092公厘 $\frac{1}{27}$ · 5 $\frac{17}{27}$ 印张 · 62千字 · 插頁:11

1961年11月第一版

1961年11月第一次印刷

印数: 1—20,300册

序

忠王李秀成自述是研究太平天国极其珍贵的史料。原稿收藏曾国藩家中，其后不知下落。据传：解放后曾家后人挾带逃往香港，其中有曾昭樺其人者，乘飞机由香港赴曼谷途中，因失事而墜死。自述原稿如为此人所随身攜帶，則已可能不复存在于人間了。

所幸呂集义先生在一九四四年曾在湖南湘乡曾家得見此原稿，摄下了照片十五张。由于他所带胶片有限，未能將全稿摄下，是一憾事。但呂氏曾就一九三六年北京大学史料室影印的九如堂刊本所謂「李秀成供」，曾經經過曾国藩删改过的，对照着原稿校补，使原书基本上恢复了本来面目。这是做了一件大好事。如果自述原稿业經永远消失，那么呂氏的照片和校补本要算是原稿所遺留下的唯一遺蜕了。

根据吕氏的照片和校补本，我所知道的已有罗尔纲先生的《忠王李秀成自传原稿箋证》（一九五一年开明书店出版）和梁帖庐先生的《忠王李秀成自述手稿》（一九五八年科学出版社出版）行世。两者都是铅印，有些地方和吕氏校补本乃至照片，并不完全符合。书经三转，罅漏必多，这是在所难免的。我且举一个例证在下边，以见一斑。

那是《天朝十悞》中的第十悞。

吕本：十悞『不应专保天京。扯动各处兵馬。』立政无章。悞国悞命者。因十悞之由而起。而性命无涯。——（眉批）「不应专保天京扯动各处兵馬」（曾国藩窜改的字）。

罗本：十、悞不应专保天京，扯动各处兵馬，立政无章，悞国悞命者，因十悞之由而起。

梁本：十、悞立政无章，悞国悞命者，因十悞之由而起，而性命无涯。（按：

十悞起首有不应专保天京，扯动各处兵馬十二字，似曾國藩所加，今刪去。）三个本子有这样的懸殊。其实就照片看来，很明显地可以看出：原稿本无圈点，曾國藩是把「十悞」及以下文字整个刪去了，而改为「不应专保天京，扯动各处兵馬」，而随后又把「十」字恢复了轉来。曾國藩为什么要如此窜改，大約是要显示曾氏兄弟攻破天京不易。

但就这一条看来，实际上曾國藩也沒有把原文讀懂。原文「十悞」是只有「立政无章」四字。「悞国悞命」以下是十悞的总結語。「命」是民的別字，「性命无涯」應該是「悞民无涯」。悞字草写过簡，极类性字，故被呂氏誤認了。可能也被曾國藩誤認了，故以为「文理不通」而把它刪去。罗本把「而性命无涯」句刪了，也出于同样的理由。其实这两句簡單的总結語是很重要的，所謂語重心长，而表明了忠王李秀成是坚决站在人民立場上的。「悞国」所悞的是太平天国，国已破了，故下文不再言，而只言「悞民」。「悞民无涯」这四个字含蓄了无

限的热泪。

就上所述，已足以充分証明原稿照片的十分宝貴了。真是可惜，呂氏当年所带胶片有限，沒有把原稿全部拍摄下来。尽管呂氏如何仔細，我相信他的校补本決不会全无遺誤。其实就是九如堂刻本除有意刪改者外，也难保沒有无意認錯或遺夺的重要字句。如今原稿已无着落，而照片又不全，眞只好徒喚奈何了。

然而呂氏是做了一件大好事的。他的照片和校补本能影印行世，又可以校正罗本和梁本的錯誤，这是大有意义的。呂氏要我在他的校补本前写篇序，因而我写了这些话在这卷头，并綴詩两首以志感慨。

悞民当日叹无涯，含笑归阴恨也賒，遺誨諄諄防鬼反，英雄碧血洒黃沙。
八日羈囚奋笔誅，滿篇血泪跃瓊珠。奴才自昔橫于主，毀了忠王更毀書。

郭沫若

一九六〇年九月十日

此序写成后，得見罗书增訂本一九五七年中华书局版，
《十悞》已删去曾
国藩所窜改的十二字，而加入了「而性命无涯」句，特此附及。

前言

忠王李秀成是太平天国杰出的政治、军事家，在太平天国后期，他担当了军事指挥的主要责任，他吸收了太平天国前期的斗争经验，进一步发扬革命斗争的传统，对继续打击封建反动的清政府及外国侵略者军事上的进攻，支撑太平天国的局面，作出了出色的贡献。

忠王被执后，写了这部数万言的自述，不仅概括地叙述了太平天国革命由兴起到失败的重要事迹和经过，还对太平天国革命斗争成败的原因，作了深刻的分析，无疑是研究太平天国革命历史极其宝贵的文献。

太平天国革命运动，是在鸦片战争后我国已开始逐步沦为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新条件下，是在外国侵略者已成为我国人民的主要敌人并同我国封建主义勾结在一起的新条件下发生和进行的。因此，它具有与过去一般农民革命运

动不同的特色，在我国农民革命斗争的发展史上，有着承先启后的伟大作用。一方面，它提出了消灭封建主义、改变土地所有制那样历史意义深刻的纲领；同时也高举了反帝救国的伟大爱国主义的旗帜，表现了中国人民不甘屈服于帝国主义及其走狗的顽强的反抗精神。忠王李秀成及其率领的军队，对外国侵略势力给以重创的斗争，便是突出的范例。因此，太平天国革命运动虽然失败了，而其革命传统和业绩则彪炳于史册，太平天国革命史的研究，尤其不能不是研究中国近代史的一项重要工作。

忠王李秀成的自述是长期以来为治太平天国史的人们所重视的宝贵史料，但自述原稿经过反动头目曾国藩删改后，被深藏在其湘乡家中，秘不示人。过去出版的经过曾国藩删改的忠王李秀成自述，与原稿出入很大。前广西通志馆为了寻求忠王李秀成自述原稿真蹟，于一九四四年派吕集义先生前往湘乡曾家探訪。吕先生获见原稿，于是把重要部分拍摄下来，并将曾国藩删去和改过的

文字补抄并校正，这才使沉埋近百年的忠王李秀成自述的「庐山面目」重現在世人的眼前。这确是一个重大的收穫。比如《天朝十悞》，是忠王李秀成自述中的重要部分，全被曾國藩刪去，經校补后才得窺全豹。从忠王李秀成这一段論述中，可以吸取太平天国革命运动成功失敗的历史經驗教訓，这对于研究太平天国历史的帮助是很大的。

由于忠王李秀成对阴险狠毒的阶级敌人認識上有历史的局限性，存在着不切实际的幻想，因而在自述中夹杂着一些对敌人过分期待的話語，但我們从他的自述中，可以看到他反复劝曾國藩「要防鬼反为先」，反証他是坚持了太平天国一貫反对帝国主义侵略、爭取民族独立的立場的。我們也可以从他自述中看到十余年革命的英勇事蹟和到了最困难最危急的时候的頑强的斗争精神，他的忠貞坚定的态度，使人有理由深信他之所以在自述中帶些頌諛敌人、污損自己的話，是有其苦衷和政治目的的，决不能听信曾國藩所污蔑的「宛轉求生、

「乞貸一命」的鬼話。不難理解，一个百年以前的农民革命运动，沒有工人階級的領導，它本身就存在着許多弱点和缺点，領導这个革命的人物也一定会受到历史条件的限制，我們不能离开具体的历史条件来評價历史人物，更不能用今天的标准来衡量历史人物，我們对忠王李秀成應該是依据历史唯物主义的觀點来評量的。

我館現正开展关于太平天国的調查研究工作，因感忠王李秀成自述对研究太平天国革命运动有重大价值，特将呂集义先生拍摄的忠王李秀成自述原稿部分照片，和經他校补的北京大学影印九如堂刻本重加整理，交由中华书局影印出版；同时为了适应广大讀者的要求，我們又将《忠王李秀成自述校补本》交由广西僮族自治区人民出版社排字印行。我們認為，这样做对于整理太平天国史料是有意义的。

关于《忠王李秀成自述校补本》的说明

公元一八六四年七月十九日（太平天国天历甲子十四年六月初六日、清同治三年六月十六日），太平天国建都十一年的天京（南京），在清军六次围攻之后陷落。城陷之日，忠王李秀成保护幼天王洪天贵福突围出走，把自己的战马让给幼天王乘坐，「另骑不力之骑」，旋为清军冲散，幼天王得脱，忠王则因「马不能行走」，暂避方山老百姓家，以至被两个奸民出卖，于同年七月二十三日（天历十四年六月十日、清同治三年六月二十日）被执送曾国荃部萧孚泗营。这样，太平天国后期最杰出的一位革命领袖便落入了清朝反动统治的魔掌。

忠王被执后，反动头目清朝两江总督曾国藩匆遽地从安庆于七月二十八日赶到南京，当晚即对忠王作了一次简短的讯问。接着，又派他的心腹幕僚庞际

云、李鴻裔會鞠忠王。除了口頭鞠訊之外，曾國藩在同治三年六月二十六日日記附記写着「取偽忠王詳供」一條，還要忠王寫詳盡的「親供」。忠王就在曾國藩要取「親供」的第二天開始寫關於太平天國革命的史實和他參加革命的經過，就是現在留傳下來的這部《忠王李秀成自述》。

時當炎夏，在囚籠之中，忠王以每天寫六、七千字的速度，在短短八天內寫成了這部五、六萬字的自述。寫完後的當天（一八六四年八月七日、天曆甲子十四年六月二十五日、清同治三年七月初六日）下午，忠王即為劊子手曾國藩殺害，悲壯地結束了他的革命的一生。臨刑前，忠王「……復作絕命詞十句，……付監刑龐省三，叙其盡忠之意。……」（趙烈文：《能靜居士日記》同治三年七月初六日記），惜為反革命分子所銷毀，沒有留傳下來。

在忠王寫自述的幾天中，忠王一面寫，曾國藩一面取閱，又一面與他的幕僚從事刪改，當忠王自述寫完時，曾國藩也就刪改完畢。在殺害忠王的第二

天，这个劄子手便把经过他删改的所谓《李秀成供》抄送清廷，以后又把它刊印出来，而原稿则专人送回湘乡老家。其后清廷军机处发觉有删节之处，一再諭飭曾国藩将原稿送呈。曾国藩在复奏清廷时，只说将《十要》、《十悞》及其他語补抄进呈，而实际上到底补抄了一些什么，则因清廷军机处档案至今未有发现，无从懸揣，而曾国藩始終沒有将忠王自述原稿送给清廷，却是事实。

这部忠王自述自入湘乡曾家之后，閉藏将近百年，祕不示人。对于曾国藩后人，尽管有人以大义相責或諛詞相加，如孟森在《影印曾文正批記李秀成供序》里說：「及今发表李秀成原供，在文正后人，不但为表揚祖德而已，……若原供終不复出，則非真本尙存之說为妄，文正后人為不善彰其世德矣。」但湘乡曾家則始終緘默。

在这样一个情况下，很自然地会使人产生种种猜想。曾国藩自己招認删改过忠王自述，他并且在最后《批記》中还提到了一些删改的原則，但具体删改

了一些什么，却是一个謎。于是有人怀疑曾國藩刊印的所謂《李秀成供》根本是伪造的；又有人推測曾國藩之所以刪改忠王自述，可能是由于其中有詈罵清廷、触犯忌諱的詞句；也有人猜想忠王「可能以种族之見动曾，其时汉人已握实力，滿人积威已替，不无动以取而代之之說」（孟森：《影印曾文正批記李秀成供序》）；更有人因見曾國藩在《批記》中有一「請招降江西、湖北各賊以贖罪，言招降事宜有十要，言洪逆敗亡有十悞，亦均刪之」的話，因撫拾自述中的一些內容，附以揣測，加以渲染，偽造成為《招降十要》、《天主之十悞》兩個文件。《太平天國軼聞》收录了這兩個偽造文件，《太平天國詩文鈔》又予轉載，以訛傳訛，流传数十年。

为了揭露这个謎，使忠王自述恢复原来面貌，自非設法发现湘乡曾家所藏原稿不可。前广西通志館由于編纂省志，搜集太平天國史料，曾多方寻求这部原稿，恰巧曾國藩的一个曾孙曾昭樺（字酌霞），曾在广西做过南宁海关帮

办，商洽之下，他同意将这部自述原稿献出。那时我在前广西通志馆工作，且与曾昭樺相識，因派我往湘乡曾家去取，我抱着十分兴奋和愉快的心情接受了这个任务。

記得是在一九四四年的一个細雨連綿的暮春三月里，我偕着一个摄影师和一个服务员一行三人，从桂林乘火車出发，到衡阳下車，足足走了两天，在一个黄昏时分到达了湘乡高綿山下的「曾富厚堂」。晚飯后，曾昭樺談：「忠王」供詞『原藏在家里，因湘北紧张，已疏散出去了。』察看他的言詞形色，事情已发生变化。我着急起来，对他说：「这件事情是你在桂林答应过的，现在我千里迢迢远道到来，如看不到这个文件，你应替我設想，我是很难交代的。你說該件已疏散出去，那好办，我等候你們派人去取回好了，我可以等候三天五天，也可以等候十天八天，甚至更多的時間，我一定要要求看一看。」于是曾昭樺說：「那好，明早你和我二哥商量吧。」